

天下纵横

鬼谷子的局

讲述纵横家、阴阳家、命相家、兵家、道家的祖师爷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
再现百家诸子各展所学、激荡列国、纵横天下、探求乱世治理方案的精彩进程！



长篇历史小说

寒川子 著



独立寒川上
春秋任剪裁
万千凡尘事
随心作安排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天下纵横

鬼谷子的局



长篇历史小说

寒川子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鬼谷子的局. 卷三 / 寒川子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10

(“智慧的游戏”系列作品)

ISBN 978-7-5354-9919-6

I. ①鬼… II. ①寒…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3399 号

鬼谷子的局. 卷三

寒川子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总 策 划 |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项目策划 | 寒川图书

版权所有 | 寒川图书

项目统筹 | 赵晨阳

责任编辑 | 张 维

装帧设计 | MM 末末美书

媒体运营 | 刘 峥

助理编辑 | 孙 岩

内文制作 | 张景莹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王会利

法律顾问 | 张艳萍

版权代理 | 何 红

印刷监制 | 战 梅 刘 刚

特约编辑 | 韩明辉

封面插图 | 李茂国

书名题写 | 张兼维

总 发 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 010-58678881

传 真 | 010-58677346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 100028

出 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 编 | 430070

印 刷 | 天津宇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680 毫米 × 990 毫米 1/16

印 张 | 18.75

版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 330 千字

印 数 | 30000

定 价 | 42.00 元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 021 章	觅大道孙庞再会 赴周室羸驷续聘	/ 001
第 022 章	天子嫁女风裹雨 秦人逼亲雪加霜	/ 031
第 023 章	苏秦懵懂揭王榜 王后无奈用偏方	/ 057
第 024 章	膳馆苏张醉结义 灵堂父女伤别离	/ 087
第 025 章	回西河张仪葬母 返安邑庞涓救父	/ 115
第 026 章	白虎嗜赌押贤妻 戚光耍奸捕孙庞	/ 151
第 027 章	双雄临难结兄弟 掌囚仗义释恩公	/ 181
第 028 章	云梦山四子求师 鬼谷洞先生拒徒	/ 205
第 029 章	四才子违心修道 小师兄以身言教	/ 241
第 030 章	陈轸使秦谋商君 四子闯关育道心	/ 263

第 021 章 | 见大道孙庞再会 赴周室羸驷续聘

云梦山位于魏、赵、卫交界的朝歌地界，西连王屋山，北接大形山。此处山高林密，人烟本就稀少，自殷商亡后，更是少有人住，因而赵、魏、卫三国谁也不曾在此设官置吏，致使数百里云梦山区成为三不管之地。

孙宾辞别随巢子，经平阳地界径向西走，不消两日，就已来到河口古镇宿胥口。由此渡河就是朝歌地界，再涉过淇水，云梦山也就到了。

云梦山就在前面，孙宾也就不急了，消消停停地穿行在宿胥口的古老街道上。

传闻三百年前，远在周定王时，河水泛滥，就是从这里决口后首次改道，经白马口东行至顿丘，然后北行，汇合漳水，至章武入海。

宿胥口是河水上下百里的最大渡口，也是沟通赵、魏、卫诸地的重要津渡，南来北往的客商甚多，不少人在此经营店铺。因而，自殷商以来，这里就是重镇，最繁华时段常住人口一万多，关税收入更是一大笔财富。此处本属卫国，因受赵、魏两家挤对，卫人已于百年前放弃。卫人撤走后，这里迅速成为赵、魏两国必争之地。魏武侯时，赵、魏在此接连发生三次冲突，双方死伤上万人，直到魏将吴起出马，宿胥口才为魏人所占。

宿胥口每月逢五起集，一月三集，十五为大集，初五、二十五为小集。眼下时过三夏，正是农闲时节，这日又刚好十五，方圆百里都有来赶集的，街道上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

长这么大，孙宾还是第一次来到这般热闹的河埠，完全被古镇的热闹吸引住了，一路走一路张望街道两侧的房舍和店铺。

一处高台上悠然坐着三贼，专业的目光一刻不停地在人流里寻觅。其中

一贼注意到身着卫人服饰、木头木脑的孙宾，目光落在他的包袱上，轻轻推下两个伙伴，努嘴。二贼会意，溜下台阶，挤入人群。

前面一段更加拥挤。两个贼挤到孙宾跟前，一左一右将他夹在中间，故意挤挤挨挨，推推搡搡。孙宾毫不在意，依旧东张西望。最先注意到孙宾的那人悄悄跟到孙宾身后，一手麻利地探入孙宾包袱内，摸出钱袋，溜出几步，响亮地打声呼哨。

听到呼哨，二贼离开孙宾。

孙宾浑然不觉。

待到走过这段拥挤的街道，孙宾长长地嘘出一口气，抬眼望去，渡口已在前面。孙宾精神一振，迈开大步走向渡口。

沿河大大小小都是码头，两只渡船刚好离岸。河面上又有一只驶过来，靠上码头。船家是对夫妻，男的朝码头上拴牢缆绳，搭上木板，五六个客人依序上岸。

孙宾走过去，扬手问道：“请问船家，何时开船？”

“呵呵呵，”船家朝他笑道，“人一够就开。货色买齐了？”

“没买啥。”

“啥？”船家惊愕道，“今儿逢五，是大集，一个月才有三次，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赶，货色最齐，你哪能啥也不买呢？”

“我就想渡河！”

“哦，你是要赶路呀，想咋渡哩？”

“咋渡都成，就过这河！”

船家见他着急，瞧一眼他的装扮，猜他是个有钱的主，便眼珠子一转，堆笑道：“我晓得你要过河，是包船，还是搭伙？”

孙宾较少出城，显然没听明白：“咋说哩？”

“要是舍得掏钱，你就包船，像我这船能坐十人，莫说是装货，就是再上来一匹马也没事儿。”

“搭伙呢？”

“搭伙就得等人，像我这船是载十人的，今天逢大集，不到十人一般不开。”

“好哩，我搭伙吧，反正也不急。”

船家打一哈欠：“要是搭伙，你就得多等一会儿。”又仰头看下日头，“这辰光早，集都没赶美呢，来的人多，走的人少。”

“好哩，我在附近转转。”

孙宾折身回到街上，觉得有些饿了，见旁边有家客栈，遂走进去，寻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放下包袱，将剑解下搁在案上。

日已错午，不是吃饭辰光。店中只有一个食客，戴着斗笠，坐在角落，背朝门窗，独自闷头喝酒。

伙计小跑过来，躬身笑道：“客官，想吃什么？”

孙宾边说边做手势：“一斤羊肉，两碟小菜，三碗酒！”

“好哩！”

“有烙饼没？”

“有。”

“五只烙饼，带走！”

“好哩。”伙计转身去了。

不多久，伙计端上酒菜。孙宾一是饿了，二是怕错过搭伙的船，便大口饕餮，就菜饮酒。不消多久，三碗酒并下酒菜全部吃空。

孙宾将五个烙饼塞进包袱，看看日头：“结账！”

伙计应一声，拿了一张竹简过来，摆在孙宾面前，满脸堆笑道：“客官请看，这是您点的酒菜，共是五个布！”

“好咧！”孙宾拿过包袱，伸手进去。

孙宾摸了一会儿，心里“咯噔”一下，忙将包袱摆到桌上抖开，里面除去几件随身衣物之外，并无一铜。孙宾震惊，又在身上、袖中急急探摸一通，分文俱无。孙宾傻了，窘在那儿，以手挠头，似乎在想这是怎么回事。

伙计脸上的笑意渐渐僵住。

孙宾怔在那儿，显然拿不出任何钱了。

伙计朝柜台叫道：“主人，您过来一下！”

店主显然意识到什么了，沉着脸走来。

伙计手指孙宾：“主人，又是一个吃白饭的！”

店主照他脸上就是一巴掌：“你个蠢货，狗眼看人低，这位壮士像是吃白饭的吗？瞧人家这身衣冠，还能付不起你这点儿饭钱！”

“在下……”孙宾更窘了，“在下原本有钱来着，包袱里共有三镒金子，早起时还在呢！”

“听到了吗？”店家斜伙计一眼，“三镒金子！你个蠢货，见过三镒金子吗？一镒二十两，三镒就是六十两！六十两啊，不是白银，是金子！”又扭头转向孙宾，语气嘲讽，“嘿嘿嘿，我说壮士，你相貌堂堂，却空有一副

躯壳，纵想编谎儿，也得编个大的，三镒金子也太少了，至少也得十镒、百镒才是！”

孙宾手足无措：“在下……在下……在下……”

店家摇头晃脑，拖着长腔：“不要再说在下了，在下是你这样的人说的吗？观你温文尔雅，即使爷见多识广，也差点儿让你蒙了！没钱也罢，阿五，这位壮士共欠多少？”

伙计伸出五根手指：“五布！”

“五布？”店家眼珠儿一转，“壮士，这么着吧，我们做个交易，你不用出钱了，一个布一个响头，只要你磕下五个响头，你我互不相欠！”说着顺手拉过一张矮凳，张开衣襟坐下，做出收头的架势。

孙宾脸色红得像只紫茄子，手指掌柜：“你……你……区区五布，你……欺人……”

“哈哈哈哈，”店家爆出一声长笑，“区区五布？欺人？爷开饭店，你吃白食，反倒说爷欺人！爷告诉你吧，小伙子，爷在此地开店逾三十年，南来北往各路过客，什么鸟人没有见过？磕吧，磕完一个，你喊一声爷，待爷应过，再磕下一个，否则，磕也白磕！”

孙宾指着桌上的包袱：“这只包袱，连同里面的所有东西，权抵五布，可否？”

店家扫一眼摊在那儿的包袱，冷笑一声：“嘿，当爷是个收破烂的！”

孙宾拿过剑，放在几上：“此剑少说可值一镒金子，权抵五布如何？”

店家脑袋连晃几晃：“爷不稀罕破剑，也不要你的一镒金子，爷只要五个布！”

孙宾气结：“你……”

店家阴阴一笑：“小伙子，不瞒你说，爷一辈子伺候人，一辈子喊人爷，今儿个啥都不想，就想听听这声爷从你嘴里出来是个啥滋味儿！莫说是你这个包袱，莫说是你这柄破剑，纵使你脱光身上所有，爷一件也不稀罕！对付你这吃白饭的，爷只有一招：要么五个布，要么五个响头！”

孙宾窘在那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店家目光更现不屑，挪一下凳子，姿势又摆几摆，倨傲地坐了。

孙宾正自不知如何是好，“啪”的一声，一块小金饼飞过来，不偏不倚，刚好落在孙宾的几案上，弹一下，蹦落在地面。

店家吃一惊，扭头看去，正好撞上坐在墙角的那位食客的冷冷目光。

那人不是别个，正是庞涓，在宿胥口已住数日了。

“店家，”庞涓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这块金饼值不值五布？”

店家迭声：“值值值！”

“若是值的话，就折算五布吧，权抵这位壮士的饭钱！”

“哎哟哟，”店家满脸堆笑，“这位爷呀，您可真是好心人哪！”又转对伙计，厉声，“还不快点把这位爷代付的五个布捡起来！”

伙计弯腰去捡。

“慢！”庞涓缓缓站起，踱到金币跟前，拉下斗笠，“店家，这是五个大布，下人的手贱，如何捡得起呢？”

店家吸口长气，看向庞涓，见他满脸恶相，不由得打个哆嗦，连连鞠躬：“爷说得是，在下来捡！在下来捡！”

店家弯腰去捡，手指刚刚摸到金币，庞涓一脚踩上。

庞涓鼻孔里哼出一声，声音冰冷：“尖酸刻薄之人，在下见过不少，似你这般嘴脸，却是第一次遇到！不过是区区五布，你却百般羞辱这位壮士。见到金子，难道就想一拿了之吗？”说完脚底渐渐发力。

“哎哟……哎哟……”店家疼得连声惨叫。

“店家，你哎哟什么呢？”庞涓更用力了。

店家龇牙咧嘴，做出苦笑：“在下……”

“你配说在下吗？”

“不配不配，小人不配！”

“知道不配就好。晓得该做什么吗？”

“晓得，晓得，”店家赔笑道，“小人言语不恭，这就向壮士赔礼道歉！”庞涓松开脚，店家抽出手指，放在口边连哈几口气，朝孙宾鞠了个躬。

庞涓喝道：“是这样道歉的吗？”

“这位爷，”店家看向他，声音发颤，“您……您要小人如何道歉？”

“你不是一心想那五个响头吗？就那五个头吧，依你方才所说，向这位壮士磕一个，喊一声爷。五个头磕完，今日的事就算两清了，这五块大布也就是你的了！”

在光天化日之下反向“吃白饭”的人磕头，这要传扬出去，小店必定名誉扫地，在这一带甬想混了，损失岂是一块金饼所能垫上的？店家深明其理，强撑在那儿。

庞涓一脚踢翻几案：“店家？”

店家打个哆嗦。

庞涓似笑非笑，骇人的表情令人生畏：“方才听你说你一辈子给人磕头，一辈子叫人爷，这再多磕几个多叫几声就不行了吗？”

店家声音打战：“我磕！我叫！”便走到孙宾跟前，“扑通”跪下。

孙宾觉得有些过了，打圆场道：“这位店家，记住做人厚道就行，这五个头就不必磕了！”说着起身拉他。

庞涓摆手止住：“壮士，你且坐下！今天这个头，他磕也得磕，不磕也得磕！”又转对店家，“听见了吗？你如此糟践这位壮士，壮士却以德报怨，替你讲情！爷看在这位壮士的面上，五个响头，免你四个，剩下一个，你看着办吧！”

店家重重磕在地上：“壮士爷，适才小人有眼无珠，多有得罪，在此赔礼了！”不待孙宾应声，就从地上爬起，将膝头上的灰土拍打几下，脸阴沉着走向柜台。

伙计跟后溜走，刚走几步，店家扭身，恨恨道：“还不捡起那五个布来！”

伙计一愣，回身捡起金块，小跑步跟上。

恰在此时，厨师从灶房里走出：“主人，没盐了！”

店家接过伙计递过来的金币，顺手摸出两枚铜布，丢给伙计：“打盐去！”

伙计答应一声，跑出门去。

看到伙计出门，庞涓方才转过身来，朝孙宾微微一笑：“这位仁兄，你可以走了！”说着反身回至自己几案，依旧端碗喝酒。

孙宾起身，走过去，朝庞涓深深一揖：“恩兄在上，请受卫人孙宾一拜！”

庞涓放下酒盏，摘下斗笠放到案角，起身还一揖道：“孙兄客气，恩字在下实不敢当！”

孙宾再揖：“恩兄高义，孙宾没齿不忘！请问恩兄……”陡然怔住，惊讶地盯住庞涓。

庞涓略吃一惊，下意识地坐下，将斗笠匆匆戴上，掩住脸。

孙宾轻声问道：“敢问恩兄，可曾当过武卒？”

庞涓眯眼回看，淡淡道：“当过。”

“可曾征过平阳？”

“征过。”

“平阳失陷后，恩兄可曾驱车追过一辆卫车？”

庞涓陡然一怔，移开斗笠，两眼盯住孙宾，昔日平阳攻防战时的情景映

入眼帘：

——树林里，一身甲冑的孙宾从树上溜下，从他身前走过。

——平阳街道上，孙宾、孙操纵车冲杀，勇猛无敌。

——孙宾驾车，孙操中箭。

——孙操拔出胸中之箭，孙宾以此箭射杀射箭魏卒。

——孙宾一手抱孙操，一手持枪。

.....

庞涓思绪回来，完全放松，笑道：“呵呵呵，没想到会是你，这天地小呢！”

孙宾“扑通”跪地，叩首：“恩兄……”

“这这这……”庞涓拉起他，“孙兄快起！”

孙宾在他对面坐下，拱手：“那日若不是恩兄，在下……”

“车上你抱着的那位将军，叫何名字？”

“是先父，孙操！”

庞涓肃然起敬，黯然道：“孙将军他……”

孙宾泪水流出。

庞涓会意，半是难过半是仰慕道：“你有一个好父亲，他是在下见过的最勇敢的将军！”

孙宾擦下泪，拱手问道：“敢问恩兄尊姓大名，何方人氏？”

庞涓亦拱手道：“不敢称尊，在下姓龙名水，大梁人氏！”略顿，爽朗一笑，“孙兄，在下求你一事！”

“恩兄不可用求，有何吩咐尽管讲来！”

“不要再叫在下恩兄，这个词儿听起来别扭！”

“这……”孙宾有些尴尬，“好吧，在下就叫你龙兄了。”

庞涓倒酒：“孙兄，你我这是第三次见面了，真是有缘人哪，”举碗，“来，就为你我的缘分，干！”

孙宾端碗，纳闷道：“第三次见面？”

庞涓大笑：“哈哈，第一次你不晓得。”

“在哪儿？”

“你带着人马来救平阳，藏在一片树林里。你还爬树瞭望魏军，又从树上溜下！”

孙宾惊愕：“龙兄，你……你怎么晓得？”

“哈哈哈哈哈，”庞涓又是一阵大笑，“因为你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还差

点踩到我的头呢！”

孙宾倒吸一口气：“龙兄在那儿做啥？”

“不做啥。在下喜欢打仗，也喜欢看打仗，看够了魏卒，当然也想看看你们卫卒喽！”

“龙兄是……斥候？”

“不是。”

孙宾一脸不解道：“可你是魏卒呀！”

“那时还不是，只是好奇而已。”

“你……没有告密吗？”

“告了，可裴英不信不说，还把在下绑起来。结果你是晓得的，他吃亏了。他放掉我，感谢我，送我钱，我不要，他问我有何欲求，我就穿上武卒的甲胄了！”

“可……”孙宾又问，“在下仍有一惑，你我素不相识，又是战场对手，龙兄为何要放走在下？”

“呵呵呵，不为什么，你们父子皆是勇士，仅此而已！”

孙宾举碗：“在下代先父敬龙兄大义！”

伙计走至小木桥边，看到告示墙前围着一大群人在观看。时至后晌，店中生意正值清淡，伙计也不想着急回去看庞涓的脸色，干脆捋身过去。

伙计走到近处，见墙上挂着一长排木板，板上是清一色的官府告示，几乎全是拿人的。伙计的目光由第一块板看起，一直看到最后一块。

伙计的目光盯住最后一块，上面赫然画着庞涓的头像。许是时间久了，画像略有模糊，但轮廓看得分明。

伙计心中一紧，拉住一个正在新告示前看得津津有味的中年人：“先生，您看下这个，这人叫啥？犯的是啥罪？”

中年人应道：“老告示，早就看过了，此人是个凶徒，姓庞名涓，在上大夫府中行劫，连杀多人，是司徒府追缉的在逃钦犯，谁若举报，上大夫府悬赏五镒黄金！”

“五镒黄金？”伙计眼睛睁大，“您再看看，甬看错了！”

中年人瞪他一眼：“这么大的字，还能看错？白丁！”

伙计满怀歉意地朝他打个拱，离开告示墙。走着走着，伙计眼前浮出店中庞涓踩住主人时的一脸凶相，自语道：“难怪此人躲到角落里吃饭，还一

直戴着斗笠，原来是个凶徒……五镒金子？天哪，五镒！一镒二十两，五镒就是一百两，不知够置多少个店铺哩！”

想到这儿，伙计顾不上买盐了，拨腿就朝官府里跑。

跑有两百多步，伙计的步骤突然放慢，心道：“我这儿报官了，主人会咋想？万一认错，赏金拿不到不说，主人也必不容我，我这……岂不是鸡飞蛋打？三年徒工也白干了！不可，还是回去告诉主人，让他来断！”于是掉转头，又朝客栈飞奔。

伙计一头大汗地进到店里。

店家见他两手空空，脸一沉：“盐呢？”

伙计小喘几下，瞄一眼厅中仍在对饮的庞涓与孙宾，轻嘘一声，拖他走到里屋，附耳低言。

店家震惊，走到厅里，盯住庞涓的背影看一会儿，嘴角撇出一丝冷笑，招伙计过来，低语几句，恶狠狠地甩下袖子，大踏步出去。

看告示的人不多了。店家走到最后一块告示牌前，两眼盯住画像，认定是庞涓无疑，遂摘下牌子，飞步走向官衙。

客栈里，庞涓、孙宾喝完坛中老酒，各自起身。庞涓拿起斗笠戴上，眼睛看着正在打包的孙宾，声音却冲柜台：“伙计，结账！”

见二人要走，伙计急了，支吾道：“这……主人出去了！”

庞涓剜他一眼：“让你算账，与那厮何干？”

“这就算，这就算！”伙计从柜上拿过一块竹简，看着上面的符号，又拿过算盘，慢腾腾地拨打一会儿，“一共八个布！”

庞涓正要付钱，一阵脚步声急，店家领着二十来个持械役卒堵住店门。

店家手指庞涓，对为首的军尉说道：“官爷，就是那个戴斗笠的！”

军尉手中提着告示板，指向庞涓，厉声道：“你，取下斗笠！”

庞涓冷冷地斜他一眼，回过头，继续观看孙宾打点包袱。

军尉被激怒了，剑一指：“拿下此人！”

庞涓将手缓缓按在剑柄上，目光鄙夷地扫向众卒。

见他已有戒备，众卒各自拿了兵器，小心翼翼地逼过来。

距离几步时，众卒见庞涓虽未拔剑，但面目凶狠，便住步不前。

孙宾震惊：“龙兄，这是……”

未待他说完，众军卒已经散开，围成一个扇形，几个持长枪的走在前面。

庞涓嘴角撇出一笑，“嗖”地抽出宝剑，朝孙宾拱手道：“孙兄，不关你的事！”

孙宾无暇多想，将包袱挂在肩上，拔剑在手，与庞涓背依背，低声道：“冲出去！”

庞涓将宝剑连摆几摆，大吼一声，气势如虹，声如响雷。

众卒似乎被这声大吼吓坏了，退后一步。

趁他们退后的刹那，庞涓冲向最前面的兵卒。那人举枪刺来，庞涓以剑拨开枪头，另一手握住枪身，猛地一拉，顺势欺上，一剑刺入他的胸脯。

庞涓的几个动作一气呵成，奇快无比，出手就是一条人命，众军卒不曾见过这般凶徒，无不面如土色，纷纷避让。

店家吓呆了，躲在军尉后面。

庞涓挺起手中枪冲向军尉。军尉持枪迎战，身体本能地闪到一侧，使店家暴露在庞涓跟前。

店家吓傻了，正欲逃避，庞涓已到跟前，一剑劈来。店家拿手去挡，惨叫一声，手落于地。庞涓踩倒店家，照其后心就是一剑。

众军卒见他眨眼间连杀二人，无不惊惧。趁众军卒踌躇期间，孙宾仗剑跟上。二人并肩冲到大街上。

军尉与众卒也追出来，将二人远远围定。过路的赶集人见发生械斗，纷纷避让。孙、庞联手，背对背，左劈右刺，众军卒根本无法靠近。

相较平阳与魏武卒之战，这些专门对付百姓的捕卒不值一击。但孙宾并无杀心，左抵右挡，连断对方数支枪头。

见枪头被削，持枪军卒皆是震惊，纷纷弃枪拔剑，避在后面。

庞涓杀得兴起，舞起长枪，将众卒逼得四处躲闪。

孙宾低声道：“龙兄，冲出去吧！”

“好哩！右侧！”庞涓大声叫道。

不待庞涓杀到，右边几个军卒急忙避到街边，让出通道。庞涓、孙宾冲出去，径奔一条小巷。众卒无人敢追，呆在原地面面相觑。

见闹出人命，围观者多起来，纷纷交头接耳，显然是在嘲弄这些军卒。

军尉面上挂不住了，转对众卒，怒喝：“追呀！”说罢，挺枪率先冲上。

众卒跟后，个个叫得响亮，但没有谁真敢逼近。

孙、庞二人拐进一条小巷。

庞涓以枪撑地，纵身跃上墙头，冲孙宾叫道：“孙兄，上来！”伸给他枪杆。

孙宾拉住上墙，二人再上房顶，沿屋顶转入另一条巷子，大踏步而去。

军尉转进空巷，装腔作势地咋呼一阵，返回复命，善后。

孙、庞二人出得古镇，钻入一片林中。

走到一块空地，庞涓住脚，拱手道：“孙兄，请借剑一看！”

孙宾解下佩剑，双手递给庞涓。

庞涓接过，抽出，验看，叹服道：“孙兄好功夫啊！”

“龙兄过誉了。”孙宾拱手，“方才一战，龙兄功夫远超在下，宾实敬服！”

“不不不，”庞涓连连摇头，“该敬服的是在下。以剑断枪而剑丝毫无损，孙兄腕力了得，在下不及！”

“惭愧惭愧。”

“哦？”

“非在下腕力了得，实乃剑好！”

庞涓细审那剑，果非凡品，咂舌道：“啧啧，果是好剑！敢问孙兄，此剑何来？”

“祖上所传。”

“孙兄的祖上是……”

孙宾略作迟疑：“祖上是祖上，不足挂齿。”

庞涓先是一怔，既而想到自己亦是隐姓埋名，便识趣地点头：“好好好，孙兄不愿讲，在下也就不问了。”又从身上摸出两枚金饼，递过去，“孙兄拿上这个，在下告辞！”

“这……”孙宾推托，“如何使得？”

“呵呵呵呵，如何使不得呢？钱这玩意儿就如一泡狗屎，可出门在外，没有这泡狗屎还真不行！”庞涓将金饼塞进孙宾衣襟里。

孙宾大为感动：“龙兄……”

“聚散是缘，你我就此作别，孙兄保重！”庞涓拱手作别。

孙宾拱手还礼：“敢问龙兄欲往何处？”

“这……孙兄还有何事？”

“在下倒是无事，只是……在下在想，龙兄可有麻烦在身？”

“唉，”庞涓叹气道，“孙兄既已看出，在下就不隐瞒了。其实在下并不姓龙，也非大梁人氏。在下姓庞名涓，家住安邑，与那奸贼陈轸结了冤家！”

“奸贼陈轸？”孙宾愕然，“庞兄所说，可是魏国上大夫陈轸？”

庞涓咬牙切齿道：“正是此贼！”

“庞兄缘何与他结作冤家？”

“说来话长，”庞涓一吐为快，“此贼阿谀逢迎，嫉贤妒能，陷害忠良，使我大魏终有河西之辱，堪称魏国大奸。此为国事，暂且不说。几个月前，此贼勾结秦人公孙鞅，蛊惑君上称王。家父曾为大周缝人，司制王服，此贼听闻，使人寻上门来。家父以不合王制为由，拒不从命。此贼恼羞成怒，囚禁在下，以在下性命为要挟，强逼家父缝制王服。在下去救家父，此贼暗设埋伏，加害在下。幸有好友罗文舍身相救，在下方才逃过一劫！此贼不甘罢休，将在下诬为杀人凶犯，令官府四处缉拿，欲除后患！在下逃往大梁，隐身军中，本欲建功立业，斩除此贼，这却……”

孙宾打断他，面现愧疚之色：“庞兄离开魏营，是因为我父子吗？”

“非也。魏卒陷城后，奸抢杀戮，老少不赦，在下看不顺，方才追兄而出，借故离营！”

孙宾油然而生敬意，拱手道：“庞兄大义，宾实敬服！敢问庞兄欲往何处？”

“在下有位叔父，名唤庞青，住在大梁，以箍桶为生，在下往投大梁，正寻叔父时，起了战事。在下投入战事，邂逅孙兄后，再返大梁，打听到叔父的邻居，从他口中得知叔父十多年前就到宿胥口了。在下来到宿胥口，寻问几日，说是他又到赵地邯郸去了。在下本想由此渡河，往投赵国邯郸，不想再遇孙兄。”

“如此说来，庞兄是要投奔邯郸去？”

“不了。”庞涓断然说道，“方才在下在想，似此一路逃命，终究不是长法！再说，家父仍在奸贼手中，生死未卜。于国于家，于忠于孝，在下都得赶回安邑！奸贼不除，魏祸不已。在下这次想回去，与陈轸那厮见个分晓！”

“见分晓事小，救出令尊却是紧要。庞兄若是不嫌弃在下，宾愿同往，或可助兄一臂之力！”

庞涓握牢孙宾的手，激动道：“孙兄……”

在秦孝公的旨意下，嬴驷不得不躬身洛阳求聘。

嬴驷已有几个嫔妃，身边不缺女人，这让他去求聘一个日渐没落的周室公主，自是十二分的不乐意。将行之际，嬴驷与公子华前往太傅府作别公叔。

“什么？”嬴虔惊愕道，“君上命你躬身周室，再聘雪公主？”

嬴驷点头。

“哼，不用问了，肯定是卫鞅怂恿的！”

赢驷点头。

“他卫鞅意欲何为？”赢虔言语激愤，“害苦了紫云，又来害你！前番为你聘亲，就算是为了河西，为了打败魏国，情有可原！可这……仗打完了，我们没有理由再去高攀周室了呀，可他仍要聘亲，且定要你躬身前往，意欲何为？”

赢驷闷头不语。

“他说出理由没？”

赢驷苦笑：“说是为天下立信，言出必行！”

赢虔一拳震几：“信他个狗屁！”

知他又要开骂，赢驷下意识地闭上眼睛，等待下文。

“驷儿呀，”赢虔破天荒地没有开骂，反而讲起道理来，“你细想想，他这个信字为的是谁？是他自己！他行新法时，城门立木，当时我让他整蒙了，没想明白，后来才想清爽！是谁立木，是他，是他的大良造府，不是君上！他先是立木，后是杀人，以行新法为名，将我公室里凡是反对他的人全都杀了！更可恶的是，说他坏话的他杀，连说他好话的，他也杀！为什么要杀呢？因为他的新法不容议论！他凭什么不让议论？弓是弯的，理是曲的。理既然是曲的，不议不辩怎么明了？自古迄今，理儿都是辩明白的，只有他不让议，不让辩！他为什么不让议不让辩呢？因为辩了，他的几斤几两就全露馅了……”

“公叔，”见他扯远了，赢驷止住他，“甬说过去了，就说眼前这事儿。驷儿该怎么办？”

“不去！”赢虔忽地起身，“公叔这就去求请君上！”

赢驷扯住他胳膊：“该求的我都求过了，公父执意要我去！”

“噢！”赢虔重重坐下，朝几案上擂上一拳，“河西一胜，君兄又让这厮迷魂了！”

“还有，公父要我随带三千军士护身，还要我在过函谷关、崤关时留意一下魏人的布防！”

“哦？”赢虔老眼眯一会儿，吸一口气，“不会是君上在琢磨函谷关吧？”

自从被处刖刑后，但凡公孙鞅所做决定，赢虔总是二话不说就抗议，近乎形成了“条件反射”。然而，一旦得知公孙鞅的决定对秦国有利，他就又将功劳想法设法地加到君上身上。私人恩怨是一方面，国家大事上，赢虔从